

宏章文学  
HONGZHANG LITERATURE  
阅读 · 写作 · 分享

郁崇幽◎著

神秘的岛屿，奇诡的生物，  
当真相与表相碰撞，谁能守

的惊天密谋，

# 骷髅岛

探索与推理共存的系列科幻作品，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另一种解读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骷髏島

郁崇幽◎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骷髅岛/郁崇幽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3

ISBN 978 - 7 - 5104 - 3790 - 8

I. ①骷… II. ①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6685 号

## 骷髅岛

---

策 划: 李 锋           作 者: 郁崇幽

责任编辑: 靳丽霞       特约编辑: 陈 飞   李 丽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马正琴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 nwp. cn

http: //www. newworld-press. 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60mm × 960mm 1/16

字数: 309 千字   印张: 23

版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04 - 3790 - 8

定价: 32.0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 目录

1.六百年前的胶片	1
2.代号 1944	12
3.向海洋进发	22
4.伯罕海蛇	31
5.帕哈罗斯海底大陆	43
6.初登骷髅岛	53
7.蛛丝陷阱	63
8.丛林法则	75
9.地衣蛇的复仇	91
10.剑齿兽和电光鱼	105
11.疑兵之计	120

12.走出阿尔利	146
13.碧玉蜂的见面礼	166
14.卓尼尔野人谷	185
15.空山葬礼	205
16.石屋殿堂	224
17.生命之水	245
18.水下代号 1944	267
19.狭路相逢	289
20.黑色面罩	309
21.黄雀在后	337
22.最高机密	355

## 目录

# 1.六百年前的胶片

自人类主宰这颗星球以来，人类中心说便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各种持有进化论观点的生物学家，对此总是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在人类诞生之前，这颗星球不乏其他的统治者；在这些统治者之前，另有其他的主宰者。所以，对于这颗星球的掌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只是一种在时代更迭下的短期独裁。

“人类是自然界最可恶的独裁者。”这是布雷德先生在环球生物探险的开幕式上向听众所表述的中心观点，“人类占用、消耗了这颗星球上太多的资源，为了一己私利，穷奢极欲，已经成为蔚蓝色星球上最大的杀手。”

这个观点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多数国家表示了抗议和不满，因为他们经济落后，不愿意与发达国家共同承担这个罪名。这种不满情绪的泛滥，进而导致了局面的不可收拾。于是，同大多数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布雷德先生免不了成为替罪羔羊。环球生物探险开幕式刚刚结束，他就接到了上层的指令，被调到古生物研究所去了。

这样也好，布雷德先生并没有感到气愤，反倒暗暗庆幸，至少从此以后不必与那些满脑子功利的政务人员打交道了。不管是此前供职的环球科研所，还是国家科教中心，总是摆脱不了吏治的影子。这一



点让他愤怒之极。然而，他只是一个研究者，只能在课堂上对他的学生说：“被一群狗屁不通的人指点着研究狗屁不通的事情，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好在他的学生们都是一些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尚未被完全驯化——按照布雷德先生的观点，确实应当用“驯化”这个词语——他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见解，还有独立的人格，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地方。学生们对这位满头银发的怪老头极为尊崇仰慕，并不仅仅因为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还因为他那不屈不挠、坚守真理的学者情操。

“我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但我出生于北非沙漠。”布雷德先生教授自我介绍时常用这一套打趣的口吻，这让他的诸多不幸变得有些冷讽的味道，“我的父亲死于战争，这要拜那群战争疯子所赐，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部送到绞刑架上。”他看着台下众多学生讶异的目光，笑了一会，才接着说，“这是玩笑，当然，只是玩笑。”

学生们笑成一片，旁听的主管也摇着头苦笑，这个古怪的老家伙，从来都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讽刺的机会。这也难怪，旁人不清楚，可他们心里有数。布雷德先生的妻子原本是一位医生，在研究某种病菌时不幸感染，丢下几岁的儿子遽然离世。这些年来，他一个人忙里忙外，既要照顾年幼的儿子，又要搞科研调查，自然养成了愤世嫉俗的脾气。从他被调到这个研究所里，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在这些年内，他惹出来的麻烦，并不比之前少。不过，最近这个怪老头难得地消停了下来，一连数日，都没有在公共场合露过面。

他接到了一块烫手山芋，这个难题始于一张旧胶片。两个礼拜前，一位国家地质局的官员神秘地找到了他，交给他这张胶片，要他详加推测，写出一份调查报告。这位官员既没有说明报告的主题，也没有说明报告的用处，甚至没有告诉他这张胶片到底是什么东西，仅仅用严肃而审慎的口气告诉他：“这关乎国家命运。”

布雷德先生一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这些话他已经听得够多了。在那些人的眼里，“鹰眼计划”比整个世界的人命都重要。他接过胶

片看了几眼，立即发现这张胶片果真非同寻常。以他 30 多年的教学和实地勘察经验，竟然从未见过类似胶片里的地貌。他甚至分不清楚具体的陆地轮廓和地质构造，更不用说写什么具体的调查报告了。

那位官员隔一天打一次电话，询问布雷德先生的研究情况。布雷德先生很是愤怒，怒气冲冲地说：“一点相关的背景资料都没有，问我要什么报告！”他显得有些气急败坏，因为他不知如何下手，这在他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教授，”那位好脾气的官员名叫林城，“我们只是要你勘察胶片，无关背景资料。”

布雷德先生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强压着怒火反问：“你们不知道我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吗？你们应该把它拿给航天局，或者拿给你们局里的亚当斯，而不是跑到我这里，找一个研究古生物的老头子。”

“先生，”林城细声细气地说，“我们怀疑这张胶片显示的是一种生物。”

布雷德先生的几个学生此前已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可他翻来覆去看了很久，实在无法苟同。“生物？你们还真会异想天开。很抱歉，我帮不了你们。”他讽刺地说。

林城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好吧，那么我晚些时候去你那里取回胶片。”

林城并没有来取胶片，布雷德先生在所里一直等到半夜，也没有等到他的影子。布雷德先生坐在办公室里不停地埋怨“这个家伙真不知道时间的可贵”，又忍不住苦苦思索这张胶片到底代表什么。从拿到胶片的那一刻起，他就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是某颗星球的奇特地貌，因为这个国家的太空探索计划已经将触角伸到了更多星球，但他查阅了很多资料和讯息，实在找不到相关的线索。他想到了自己的专业，也试图从古生物学的角度分析这张胶片，可同样无迹可寻。

当他追问林城这张胶片的底细时，林城明确地告诉他，这张胶片是从地质局的密室里找到的，封皮上打着绝密的戳儿，此外，没有一





句说明。直觉告诉他，林城的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个国家总喜欢故弄玄虚，以彰显权势的神秘和威严。

等等，布雷德先生突然发现哪里有问题了。他刚刚意识到这张胶片不是新近的作品，而是历史的遗留物。在地质局的密室里找到的绝密文件，那就意味着这张胶片已经有些年头了。布雷德先生的心里顿时敲起了小鼓，仿佛一个天大的秘密正在向他徐徐展开，就像有人发现了外星人的遗体一样。

他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林城，可那边迟迟没有回音。他决定不再等这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带上胶片，匆匆出门去了。

他此去是拜访一位朋友。那位朋友年轻时游历了不少国家，还曾经组织过一个探险小队前去百慕大三角。尽管那次探险以失败而告终，但并不妨碍他在这个领域里获得的殊荣。只是那位朋友的脾气有些怪异，自从探险失败死去几个朋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眼前了。

布雷德先生知道他住在州郡的边缘，那个沙漠地带的小城——拉普里。这个城市以出产高质量的蜂蜜闻名，这位老探险家人乡随俗，如今也成了半职业的蜂农。他慈眉善目，红光满面，头发脱落的额头圆润光滑，硕大的鼻子上架着一副老花眼镜。布雷德先生两年前见到这位老友时，他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看来安心隐居的生活，果然大有裨益。霍利斯放下了手里的蜂蜜罐子，看着神情疲惫的布雷德先生，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才笑着问道：“老家伙，遇到什么难题了？”

布雷德先生突然有些进退两难，他来的时候惊喜交加，但此时才想起来，这张胶片属于绝密资料，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是不应该透露给其他人的。霍利斯和自己一样，桀骜不驯，尽管年轻时彼此看不对眼，但这些年来冰释前嫌，早已结成知己好友。可布雷德先生真的不知道这张胶片意味着什么，万一真的关系到国家命运，那么这个祸端，可就闯得太大了。无论如何，他坚信地质局将之列为绝密文件，绝不是没有理由的。霍利斯看着他矛盾的表情，给他倒了一杯蜂蜜水，笑道，“既然你来的时候没有犹豫，现在又何必犹豫呢？”

布雷德先生叹了口气，却没有反驳，他只是把那张胶片轻轻地放在桌上。霍利斯看了看这张胶片，指尖一动，又抬头看了看布雷德先生，似乎觉得这个老朋友这一次闯下了弥天大祸。“这是密件，”他生硬地说，“你不应该拿给我看的。”

布雷德先生把胶片收了起来，点了点头，颇有深意地笑了笑。霍利斯明白，这个表情是在告诉他，从来就没有有什么胶片，老朋友的到来仅是为了探望旧交。霍利斯先生决定转移话题，指着小屋外围的野花说道：“你知道养蜂的难处么？你得时刻防备外来的野蜂，那些野蜂看见蜜蜂，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它们会猎杀我的蜜蜂，偷食蜂蜜，像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似的，毫不留情。”

布雷德先生没有说话，他在等待霍利斯给他指点迷津。可是霍利斯依然自顾自地说着：“爱因斯坦说，没有蜜蜂，人类社会只能多存活4年，我是不相信的，也许最多不过一两年。”布雷德先生白白的脸开始红了——他每次着急的时候都是这样——他实在不好意思启齿，尽管他来的目的就是求助。百般无奈，他只有开口恳求道：“听我说，霍利斯，我需要你给我一点提示。”

霍利斯的步子显得有些老迈，这老家伙的一条腿已经不大好使了。他走在布雷德先生的前头，兴致勃勃地说：“你没有养过蜜蜂，当然不知道养蜂的好处。我这条腿，喏，就是这条左腿，以前得了风湿，每到阴雨天，就会酸痛难熬。养蜂之后，每天喝点蜂蜜水，竟然慢慢地好了，你说有多奇妙？天哪，我真想知道，是谁那么聪明，想到养育这种小东西的。”

布雷德先生皱了皱眉，再次恳求道：“喂，我需要一点提示。”他一脸苦笑，又补充道，“你不会要我再说第三遍吧？”

霍利斯直了直眼，示意布雷德先生不要打断他的话，依然接着说：“你不明白，以前世界上是没有蜜蜂的，那么这些小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学生们会说进化，当然是进化，在这方面，你才是专家。不过，就拿三叠纪的种族大灭绝来说，有些物种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可是，



它确实实地存在过，不是吗？有些东西，你看不懂，因为它是一段历史，不属于这个时代。”

布雷德先生暗暗握了一下拳头，他从所里出来时，便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然而，他需要理论支撑。霍利斯既然只看了一眼便得出了这个结论，那么他一定知道些什么。他用祈求的眼光看着霍利斯，他相信霍利斯会从一个求知者的角度理解他的坚持——然而霍利斯没有再说什么，他抿着薄薄的嘴唇，一个字都没有再说。

蜂群不时地从他们的身边飞过，带着花朵的清香。布雷德先生看着霍利斯的侧脸，才意识到自己和他一样，已经青春不再。尽管脾气中不减年少时的轻狂，但岁月毕竟不留情。霍利斯沉默了许久，才慢慢地说：“我们有太多秘密，以至于有些秘密流传下来，到了后辈的手里彻底成了所有人再也解不开的谜。”他自嘲地笑了笑，接着说，“谁杀了林肯，我们不知道；谁杀了肯尼迪，我们也不知道；就连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下面到底有什么，我们还是不知道。可是，我们竟敢说人类主宰了世界，你说这有多可笑？”

霍利斯的笑里多多少少带着些不甘的味道，布雷德先生知道这位老友一直承受众多非议，但从来没人为他辩说。他静静地站在花圃旁边，皱纹夹着鬓角斑白的头发，只有眼神里的锐利锋芒，从老花镜片 中隐隐透射出来。他像一个骑士，布雷德先生在心里想，这个老家伙，他真的像一个独来独往的骑士。

但是这个时代是不需要骑士精神的，就如个人英雄主义注定无法挽救某个特定的时代一样。霍利斯仿佛是在追忆旧事，布雷德先生也宛如回到了从前针锋相对的时候，浑然不觉一夜未眠的疲惫。他们的谈话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他们所谈论的东西，都只隔着一层薄薄的膜，大多时候一点就透。霍利斯没有给布雷德先生需要的理论支撑，这意味着，他们的所有谈论，都只是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霍利斯不无疑惑地提到，这张胶片或许是伪造的，布雷德先生却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站起身来，说要赶回所里去。

但在离别的时候，有一句话，布雷德先生相信霍利斯定会铭记在心。他挥了挥手，笑着说道：“老家伙，蜂蜜不错，我退休了一定来给你做伴。”霍利斯果然笑着点了点头，摘下了老花镜。

回到所里时，林城已经在办公室门外了。确切地说，是林城带着另外的一些人。那些人穿着深黑色的便装，目光如猎鹰一般看着布雷德先生的时候，如临大敌。林城没有做过多的介绍，直接把他引向了另外一辆车。布雷德先生也没有问询，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气氛，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便上车随着林城走了。

林城带着他来到了国家地质局的主管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里，布雷德先生见到了国家科教中心的主管戴恩斯和他的老上司施秉德。戴恩斯形貌优雅、举止得体，坐在办公桌的一角，把玩着手里的圆珠笔；施秉德大腹便便、盛气凌人，不停地踱着步，手里的咖啡杯和小银匙发出叮当的响声。

“教授，”施秉德先伸出了手，他一如既往地满脸笑意，尽管心里恨透了这个成天惹是生非的家伙，“很抱歉用这种方式请你过来，但这件实在很重要，我们接到指令，一定要保证胶片的信息不得外泄。”他顿了一顿，仿佛看出了布雷德先生神情中的焦虑，又说道，“霍利斯先生允诺他会长期待在家中，所以这次我们就没有打扰他。”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变成警探了。”布雷德先生冷冷地说，“探亲访友也在审查范围之内么？”

“教授，别误会，”戴恩斯说，“我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从布雷德先生的公文包里取出了那张胶片，仔细看了一眼，慢慢地问道，“你们两位得出了什么结论？”

布雷德先生没有回答，他反问道：“你相信这张胶片是几百年前的东西吗？”

施秉德笑了起来，说道：“我不是蠢蛋，几百年前，世界上还没有胶片呢。”戴恩斯似乎也想发笑，但他固有的矜持制止了他的无礼——他惊讶地看到布雷德先生的脸上毫无表情，既没有愤怒，也没有羞惭。



施秉德的笑声回荡在空旷的办公室内，显得格外刺耳。

“这张胶片，”他皱着眉头，慎重地问道，“你认为是几百年前的东西？”

“这上面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东西，是属于几百年前的。”布雷德先生的语速缓慢，但毫不迟疑，“霍利斯博士也是这个看法。至于胶片，我想，这需要交由更专业的人士来分析。”

“几百年前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胶片，怎么可能用来记录东西？”施秉德讥笑着说。从他的口气中，布雷德先生就知道这位上司这几年一点都没长进。他唾液四溅，喋喋不休，“我们需要的是证据，是证据，与古生物不同，你必须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不是主观想象。”

布雷德先生并不打算与他争论，世上最无奈的事情就是与一个自以为是的蠢蛋辩论孰是孰非，布雷德先生已经过了这个较真的年龄。他转过身，打量着这间办公室——四周是黑色的钢化玻璃，兴许是单面玻璃，外面还有几位更大牌的人物在观察着；这无关紧要，布雷德先生微微一笑，在这种封闭的空间里，就像他在自己的课堂上一样。办公桌上放着一叠泛黄的文件夹，上面硕大的“绝密”二字，仿佛施秉德瞪得像驴子一样的眼睛。

戴恩斯打破了僵局，说：“教授，根据你的分析，它不是某种生物，那么，这张胶片指代的东西是什么？”

“什么？”布雷德先生有些诧异，迟疑了几分钟，才慢慢地说，“我和霍利斯都只能判断出它属于六百年前。它或许是一种部族符号，或许是一种象形文字，再或许是玛雅预言一类的东西。”他哈哈笑着说，“这些东西很流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这句话是在讽刺国家科教中心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去搜寻所谓的“末日代码”，戴恩斯当然心知肚明，但他并不准备反驳这位棱角分明的教授。事实上，抛去自己的身份，他还是很敬重这位不畏权势折腰的老教授的。

“六百年前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胶片。”施秉德咬着嘴唇，恶狠狠

地说。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恐慌而无奈，像一头受了伤的狮子，“你不能信口雌黄，这种没有证据的说法只会让事情乱上加乱。”

“我不是政客，”布雷德先生冷冷地说，“我只对自己的判断负责。”

戴恩斯坐了下来，用手支着下巴，办公室里只剩下施秉德粗粗的喘气声。布雷德先生怀疑这位老上司得了哮喘病，大概这些年养尊处优的生活，让他忘了保持健康体魄的重要性。戴恩斯沉思很久，终于做了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他站了起来，说道：“很好，教授，你过关了。”他指着那些发黄的文件夹说，“你坐在这里仔细看看这些资料，我们稍后会回来的。”

这让布雷德先生始料未及，什么“过关了”？——“我还有课，我的学生们还在等我回去上课。”他说，但是施秉德和戴恩斯充耳不闻，关上房门径直出去了。

那些文件的下部印着两行五星标志，从这一点布雷德先生就能够明白这些文件到底有多重要了。但作为一个古生物学家，他实在不能理解，这些文件到底代表什么。如果不是关于古生物，那么戴恩斯和施秉德不会找他来；如果涉及古生物，怎么这么多年从未听说过只言片语？

好在眼下一切都在他的面前，他得到许可，可以自己去找出答案。

他翻开了这些发黄的文件夹，发现并没有尘封很久的霉味，这证明这些文件经常被翻阅。也许这是一个潘多拉魔盒，翻动的人多，解开的人少，说不定大部分触及它的人，都会招致更大的灾祸。布雷德先生在接到那张胶片时就感觉自己入了一个迷局，如今愈陷愈深，似乎无法回头了。

那些文件上贴着几张同种胶片，所显示的东西与此前那张大同小异，但布雷德先生此时可以断定，这几张所显示的确实是一种地貌了。他有些生气，埋怨林城拿给他的那张胶片不伦不类，如果是这几张中的任何一张，他当即就可以说明“这不是古生物，是陆地”。这样一来，他也不必卷进这个漩涡中了。然而，他又有些诧异，这种胶片并不像几百年前的作品。



而且，胶片里的地貌参差不齐，既不像丘陵，也不像山地，更不像高原。事实上，它像一块块凸起的高大山石组成的柱子。这胶片的底角没有更多的标注，布雷德先生无法判断这些柱子到底有多高，只觉得这一块块或圆或方的柱子构成的区域，像一个缩小的骷髅头骨。自嘲地笑了笑，突然想起霍利斯的话：“我们所知道的，其实真的很少。”

沉思了一会，他开始怀疑这些胶片的拍摄地是在海底——只有海底，在这颗星球历经数次世纪巨变后，还能保持这样的原始生态。只是，现有的拍摄仪器，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更何况那么多年以前？他自己否决了这个想法，接着看下去。

前四张胶片所显示的是同一个内容，布雷德先生认为，这是拍摄者唯恐拍摄失败，所以重复拍摄了数次。这同时证明了胶片的真实性，没有人会刻意编造这么顽劣而费心费神的玩笑。他翻开了第五张，这张胶片下密密麻麻贴满了注释的小纸条——但吸引布雷德先生的，不是这些像招魂幡一般的字条，而是那张前所未见的图片。是的，严格说来，这张胶片等同于一张图片，因为它轮廓分明地显示了里面包含的所有内容。

这是一种古生物，绝对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古生物。布雷德先生突然觉得全身的血液在急速流动，顿时精神万倍。对一位古生物学家来说，毕生的最大成就就是发现一两种世人闻所未闻的古代生物。可我们生活的时代，造物的速度远远比不上物种消失的速度，更不用提去发现那些属于历史的东西了。

这种生物是一个椭圆形的庞然大物，尽管得不到确切的数据，布雷德先生根据周围的林木高度，仍然给了它一个大致恰切的身高：七米。这家伙，这家伙足足七米高！这不算什么，布雷德先生讶异之余又自我宽慰道，有些恐龙比它高得多了。这生物的周身都是褶皱，布雷德先生推想，或许是它用于自我保护的皮肤，是它在这种柱状区域内生活的基本保障。但他同时发现，这种生物仿佛没有面孔，从这张胶片上，几乎所有的部位都是厚厚的褶皱。

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去翻看下面的字条。那些字条证实了他的判断，却同时让他大失所望。他原本以为这些注释是生物的名称、归属地等信息，却未料到都只是毫无根据的推测，就如他得出的结果一样，没有丝毫的数据支撑。这样说来，这些纸条上的注释，与那些让人看不懂的油画一样，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他站起身，理一理自己的思绪，试图从他的脑海中找出一些类似的生物来。然而，不管是马里亚纳大海龟，还是诺福克巨人兽，都与这个所谓的生物毫无相同之处。布雷德先生叹了口气，立即想到了“学无止境”这几个字。

接下来的图片中显示的同样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生物，但大致有了生物的轮廓。有一张胶片显示的影像，似乎是斑纹蝇。这种生物的翅膀有一米长，飞行时像小型的滑翔机。还有一种生物，头部长有尖利的剑齿，臂膀处长满了触手。遗憾的是，这些都是胶片，并不是清晰的图像。——文件的底部放着一些玻璃材质的夹页，里面是散碎的胶片，也许正是某些自作聪明的人试图洗印时破坏掉的。

布雷德先生不由自主地咬紧了牙关。他抱着脑袋，苦苦思索，在一叠文件夹内出现了如此多的稀奇生物胶片，绝对是一个惊天的秘密。如果这些生物现今还存在——他简直不敢想下去，这可比侏罗纪公园还要让人震惊。

这是灾难，他怀疑这些官员找自己来，是试图采取高科技手段让这些古生物复活，就像那电影里演的一样！如果真的是这样，这绝对是一场灾难，人类无法控制这些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生物。它们会荡涤一切，冲破所有束缚，彻底毁灭这个世界。布雷德先生站起身，来回在办公室里走动，他希望有个人对他说：“老兄，放松，没人想这样做。”但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只有他鞋子的声音，不时地回响，一声声敲打在他的心房里。



## 2.代号1944

半个小时后，戴恩斯回来了，施秉德没有跟着回来，也许他已经受够了布雷德先生的坏脾气——坏脾气通常都是相对的，至少布雷德先生如此认为，施秉德的脾气比自己臭得多了。但是眼下，他没有心思去比较这些，他看着戴恩斯，单刀直入地问道：“你们有样本了么？”

戴恩斯明显愣住了，扶了扶眼镜，疑惑地问：“样本？”

布雷德先生点了点头，说：“不管你们有没有样本，我认为复制，或者说复活这些怪物，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我们是在自取灭亡。”这几乎是一个警告，尽管他的口气非常委婉。他永远无法忘记，曾经的“复制人计划”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虽然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戴恩斯明白了布雷德先生的意思，他笑了笑，说道：“教授，请别激动，我们没有样本，也没有这项计划。”他坐了下来，指了指椅子，布雷德先生坐在了他的对面。

“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复活这种怪物的计划，请你放心。”他说。他诚恳的态度让布雷德先生稍微放下心来。

“这些文件是10年前发现的，我们派了人手，研究了10年，但没有丝毫结果。我想，他们做出的推测结果，你已经看过了，喏，就是那些纸片。”